第一章 概 论

军事医学研究所是指从事军事医学科学研究的专业机构，是军队后勤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军事医学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海空军医学研究所、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军医院校隶属的专业研究机构等，其特点是：①起步早、基础好、机构稳定。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医学科技工作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中央果断决策，迅速组建了军事医学科研机构，仅用 10 年时间，就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几十年来，军事医学研究机构除局部微调外，没有大的动荡，保持了研究方向的稳定。②学科专业协调发展。我军军事医学专业科研机构坚持走‘任务建所、学科建室’的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以军事医学为主体，军事医学、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药学等相互配套的学科体系。围绕科研任务，可以组织从基础到应用多学科联合攻关。③总部与战区相结合，通用与专用相结合，基础与应用相结合。这样一个研究体系，学科齐全，人才济济，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实现了总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

一、军事医学研究所历史沿革

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其所属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我军军事医学的高级研究机构，1951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原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按学科划分设置 6 个研究系。随着工作的开展到 1956 年研究系增至 13 个。1957 年该院改名为军事医学科学院。1958 年该院迁到北京，同时将研究系改建为七所一系（放射医学、军事劳动生理、营养与军队卫生、微生物与流行病、毒理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理、卫生勤务、卫生装备研究所，实验外科系）。1963年，实验外科系改建为野战外科研究所，并迁至重庆。此后，军事医学科学院经数次调整，现拥有医学情报、基础医学、放射医学、毒物药物、微生物流行病、生物工程、卫生学环境医学、卫生装备、血液等9个研究所，以及研究性医院、实验仪器厂和实验动物中心。各研究所根据专业的发展趋向，增设或加强了若干高新技术的研究室和某些基础医学研究室。此外，该院还先后成立了多个面向社会或面向军队的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国惟一的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医学微生物检验中心和国家级GLP实验室。

野战外科研究所。1951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时，编有实验外科系，下设感染、休克、烧伤、植皮四个研究组。1963年，实验外科系从军事医学科学院分出并迁至重庆，改称野战外科研究所，由第三军医大学兼管，1966年正式划归第三军医大学建制，下设烧伤、肺部伤、骨折、复合伤四个研究室和细菌、生化、病理三个研究组。1976年与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合并，实行院所合一，统一领导，但仍保留野战外科研究所名称，改设基础、休克、急救器材、四肢脊柱伤、冲击伤、创伤弹道学等研究室及一个仪器中心。

军事兽医研究所。1949年2月成立于北平，初称军委卫生部兽医防治实验处，1950年11月更名为兽疫防治实验所，1954年底改称军马卫生科学研究所，1982年11月改称军事兽医研究所。现归解放军军需大学建制，下设药理毒理、动物病毒病、细菌病、昆虫寄生虫病、兽医公共卫生等研究室。

海军医学研究所。建立于1954年，初称为海军卫生勤务研究所，1959年改称海军第六研究所，1964年命名为海军医学研究所。几经调整，陆续编设了海军卫生勤务、海军流行病、舰艇卫生、舰艇营养给水、放射防护医学、海军航空医学、潜水医学（含潜水装具）、综合技术和海军医学技术情报等9个研究室（所）和一个试制加工厂。

航空医学研究所。建立于1954年，设有卫生勤务、飞行人员

健康鉴定、航空卫生、高空生理、生物动力、航空心理、生物医学工程、情报资料等研究室和航医训练队。

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前身是解放初期各大军区的卫生防疫队。1953 年 7 月军委决定，在六个大军区和一些省军区卫生防疫队的基础上建立军区卫生防疫检验所，下设细菌科、部队卫生科、流行病科、寄生虫科。1960 年，根据军事医学研究任务和建立全军军事医学研究体系的需要，各军区卫生防疫检验所陆续改建为军事医学研究所，下设军队卫生、军队流行病、医学微生物、医学寄生虫等研究室，并增设医学防护(防原防化医学)研究室，以及战区特定任务研究室。1970 年后，各军区兽医研究所陆续与军事医学研究所合并，编制增至 80～100 人。1985 年大军区调整，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由 11 所裁减至目前的 7 所。1990 年以后，多数军区将药品仪器检验所划归军事医学研究所领导管理。有的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与卫生防疫队合编。

二、军事医学研究所在不同时期作出的主要贡献

我军军事医学研究所自组建以来，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军队卫生建设、医学科技发展和保障广大官兵的健康，作出了显著成绩和重要贡献。笔者仅就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在不同时期作出的主要贡献作一概述。

(一)卫生防疫检验所时期

解放初期，我国重要的自然疫源性疾病、虫媒传染病未查明，部队进驻新的地区，受到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恙虫病等的严重威胁。如 1950 年初，南方渡江部队受血吸虫病感染者近 4 万人，1953 年舟山部队丝虫病感染率达 11.2%，驻云南高疟区部队，有的连队年发病率高达 100%，严重影响部队各项任务的完成。在各级卫生机构统一组织下，各军区卫生防疫检验所深入部队、疫区，对传染源、传播媒介、疫区分布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采取积极防治措施，迅速控制了这些疫病的流行，同时总结了许多

行之有效的经验，取得多项重要发现。如广州、沈阳、昆明等所发现钩体、恙虫病等的疫源地，南京所总结的控制疟疾传染源“三根治一预防”的办法、检查自然疫水血吸虫尾蚴的粘触沉淀法、发现恙虫病的新媒介——高湖纤恙螨。这些成果都在当时直到现在，为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以控制疫病为工作重点的同时，各所还开展了营养、食品、饮水、环境卫生以及消毒、杀虫、灭鼠工作，在部队广泛开展爱国卫生的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为进一步开展部队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六十、七十年代军事医学研究所时期

1960年改建为军事医学研究所直至1978年成立军区卫生防疫队前，是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除执行原担负的卫生防疫任务外，各所按科研单位要求，普遍加强了技术建设，进一步拓宽了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成为全军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研究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

1. 配合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三防”医学研究，并成为向部队推广普及“三防”医学知识和推广科技成果的桥梁　1960年后，各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陆续成立医学防护研究室，培养了一批“三防”医学的骨干。各所都先后多批派出人员，参加我国核试验现场的生物效应研究、卫勤救护演练和急性放射病的实验治疗工作，还参加了我国核试验放射性落下灰的监测研究。南京所对在野战条件下急性放射病的救治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多次演练，在核试验现场创下了实验动物犬存活期最长的记录。新疆所长期坚持监测原苏联和我国核试验后落下灰污染，取得许多有意义的结果，为我国系统开展此项研究工作的单位之一。在防化医学研究方面，各所配合军区防化部队，在防化实毒演习中起重要技术支持作用，并多次成功抢救过中毒人员。在防生物战医学方面，各所是参加我国医学地理、流行病学及医学动物调查的主要力量。在我国重要战略地区，各所对自然疫源性疾病都有新的发现。南京、广州、昆明

等所对恙虫病、立克次体进行了系统调研，弄清了疫源地分布及其类型、传播媒介、贮存宿主、血清型；1961年昆明所血清学证实滇西北存在土拉菌病（野兔热）；1962年沈阳所证实黑龙江省存在蜱媒斑点热，分离出立克次体北亚株；1963年西藏所从疑似兔热病病人中分离出土拉菌；1966年成都所证实西藏地区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宿主为喜马拉雅旱獭；1975年广州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在广东、广西外环境、马及人体中分离出38株类鼻疽杆菌，证明本菌在中国的存在。1977年，乌鲁木齐所在北疆地区的调查中，确定了蜱媒斑点热的分布、传播媒介及保存宿主，同年，又证实新疆地区存在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这一时期，各所都加强了实验室建设，明显提高了对流行病微生物的侦检能力和科学实验水平。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直接面向部队，负有推广我军“三防”医学新成果、新技术、新装备的任务。仅据北京所统计，截止1984年，累计举办军事医学训练班26期，培养防原、防化、防生物战医学技术骨干1 170名，对部队连以上干部2 010人进行了“三防”医学知识普及教育。

2. 特殊环境卫生学研究　　建国后，我军进驻热区、寒区、高原、海岛，遇到不少环境卫生问题。我军虽进行一些研究工作，但真正起步是六十年代以后。1960年，赋予各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特殊地域环境卫生学研究任务。各所深入热区、寒区、高原、海岛以及沙漠干热地区的现场，取得对防治冻伤、中暑、高山反应等大量第一手资料，逐步总结并形成了比较切合实际的防治方案。

3. 疫病控制研究和卫生防疫工作　　根据部队疫情，这一时期防治研究工作的重点是细菌性痢疾、副霍乱、病毒性肝炎和出血热。五十年代后期，菌痢发病率超过疟疾而成为部队防疫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各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都投入不少力量，进行流行病学和病原学研究，并采取切断传播途径、管理好传染源的综合防治措施，使发病率逐年大幅度下降。由ELTor弧菌引起的副霍乱，于1961年从国外传入广东沿海，1962年7月开始在浙东南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行。当时正值我军紧急战备，大批部队进驻沿海副霍乱流行区，受到严重威胁。南京、福州、广州等所投入主要力量于防治第一线，不仅保障了部队安全，而且在以后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符合部队实际的防治方案以及简便、实用、快速的实验诊断和检测方法。对流行性出血热，过去所知很少，自六十年代末起全国疫区不断扩大，发病率逐年上升，部队时有暴发流行。如南京军区城西湖军垦农场,1970 年发病 462 人,死亡 29 人。南京所根据军区首长“控制流行、消灭死亡”的指示,集中全力进行防治研究工作,通过大面积反复灭鼠，控制了疫情，创造了全国公认的控制出血热疫源地的经验。在这一时期，卫生防疫工作仍是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主要任务，在进行疾病控制研究和防治工作的同时，各所在给水、营养、食品、劳动卫生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同时,根据全军除害灭病规划，指导部队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帮助部队开展消毒、杀虫、灭鼠工作，为改善部队卫生面貌、提高广大指战员健康水平作出积极贡献。

(三)八十、九十年代军事医学研究所的发展时期

自 1978 年组建军区防疫队后，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的中心任务是面向战区，开展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研究，并承担全军科研任务。在这一时期，与全国科技战线一样，也迎来了科技发展的新时期。各所普遍加强了人才建设和技术建设，科研能力有显著提高。同时，各所的研究工作都纳入全军军事医学研究的统一规划，研究方向和目标更进一步明确。 1988 年根据全军军事医学研究任务的需要，总后卫生部制订全军军事医学科研体系协作方案，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为协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参加全军协作，完成多项重要课题外，还根据战区实际和自身技术优势，取得多项独创性成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研究特色。

在“三防”医学研究方面,协助军事医学科学院,在部队组织试装、推广 9 项防原医学、16 项防化医学、13 项防生物战医学新成

果。同时，作为主要力量，参加完成我国重要战略地区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调查、重要吸血双翅目昆虫调查等全军协作研究任务。在对自然疫源病的调查研究中，各所采集上百万份人和动物血清，发现莱姆病、恙虫病等多种新的重要自然疫源地。在吸血昆虫调查中,现场采集标本 100 多万份,从中发现蚊、蠓等 60 多个新种。各所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开展‘三防’医学研究,取得许多突破性成果。沈阳所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人参灵杆菌素对重度急性放射病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广州所对新刺激性毒剂 CR 中毒的防治和侦检研究，达到国外报道水平，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该所研制的辛辣 CS 混合催泪剂不仅对战时有意义，而且已推广到防暴和公安部队应用。该所与南京所合作研制的 95-Ⅰ笔型隔室自动注射器，在国内领先，目前正在全军扩试。南京所在国内首次合成 HI-6，研制成功抗梭曼中毒的 AS-80 方,可抗狗 2.5 个中毒致死量。在生物战剂的侦检研究中，广州所对登革热病毒及红斑丹毒丝菌快速检测技术研究，济南和兰州所对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技术的研究，昆明所对新荧光检测技术的研究，南京所对出血热病毒快速检测技术和恙虫病立克次体分子生物学分型研究，均达到军内外的领先水平，填补了军内研究的一些空白。在媒介生物防治研究中，北京所对昆虫抗药性研究，南京所对拟除虫菊酯和缓释技术研究，在军内外均具有特色。南京所承担全军重点课题，研制成功的单兵驱防蚊装备，保护时间大大超过国外报道水平，曾连续两年在西南边境作战部队试装，受到好评。

在流行病研究方面，根据全军医学科研规划、部队防病工作需要和各战区特点，侧重进行了对流行性出血热、肝炎等病毒病以及对部队有严重危害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研究。面对全国出血热发病率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军于 1982 年成立以沈阳所为牵头单位的科研攻关组。十多年来，取得突出成就。 1979 年，南京所首先发现出血热相关抗原，并证实可在黑线姬鼠连续传代。 1982 年沈阳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在国内首先从早期病人血中分离出出

血热病毒，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进而，南京所又研究证实出血热病毒定位于血贴壁白细胞浆中，并可在其中复制。在出血热传播途径研究中，沈阳所证实出血热可垂直传播。南京所证实恙螨和革螨是出血热的传播媒介和贮存宿主，该所还通过大量实践和系统研究工作，提出控制出血热疫源地的五项指标。以上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防治工作中有重要意义。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两次为总部修订了《全军流行性出血热防治方案》,多年来,全军出血热发病率得到有效的控制。我国病毒性肝炎发病率高，部队时有暴发流行。各所从七十年代末，就投入力量，对肝炎流行病学和防治措施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如南京所甲肝病人血白细胞中甲肝病毒抗原的发现及甲肝病毒分离和增殖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军后勤“八五”重大科技成果奖。该所创用可大量制备甲肝病毒抗原的细胞连续培养法，同时在国内首先克隆成功中国人丙肝病毒结构区和非结构区蛋白，由此而研制成功的甲、乙、丙型肝炎 6种诊断检测试剂都被列为全军卫生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部份试剂还被指定为全军新兵体检试剂。昆明所在国内首先确定了钩端螺旋体的 16群 44 个血清型,其中 31 个型是国内首先发现,26 个新型的代表株列为国家标准株， 11 个型列入血清型命名国际分类，并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分亚群研究，促进了我国钩体命名的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该所还发挥地处云南、气候温和、适于猴饲养繁殖的优势,与有关单位合作,建立了猴艾滋病模型，并从云南自然界捕到的弥猴中分离出 2株类艾滋病病毒。现正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承担全军艾滋病减毒疫苗研究的重大探索性课题，该所为本课题的研究基地。自 1970年后，各军区兽医研究所都陆续并入军事医学研究所，因而，承担有人畜共患病和畜禽病防治、肉食品检验及兽医公共卫生的研究任务，不仅对部队实施了有力保障，而且取得多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成果。如济南所对旋毛虫病研究，广州所对类

鼻疽、红斑丹毒丝菌的研究，兰州所对犬传染性肝炎的研究，南京所对猪瘟免疫、囊虫病、锥虫病的研究，在军内外都有一定影响。

在环境和卫生学研究方面，各所根据全军军事医学研究体系的分工，发展自己的特色，侧重开展本战区主要作战方向、特殊地域的环境卫生学研究。沈阳所 1987 年成立寒区卫生研究室，先后承担 9 项全军和军区重点研究项目，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防寒防冻经验，编写了《部队人员防冻手册》和出版《寒冷损伤学》专著，制订 4 项军用标准，研制成功取暖怀炉等单兵防寒系列装备，为部队的防寒防冻提供了整套方法和措施。广州、福州、南京等所，坚持多年热区卫生研究，广州所《中暑防治方案》的研究和应用、增强战士高温耐热力和体力系列营养剂研究两项成果，均对平战时防治中暑有较大应用价值。兰州所长期进行沙漠热环境对人体生理功能影响的研究，取得重要数据，从而研究提出了一套对策和措施，部份研究结果被军标采用。成都所 1989 年成立高原病研究室，在急性高原病防治、提高高原部队体能、高原适应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同时担负空运进藏新兵卫勤技术保障任务，使进藏新兵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从 40％左右降低到 15％左右。结合部队平战时实际，各所都把营养、给水、劳动卫生及消杀灭工作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为加强部队卫生建设作出了许多积极贡献。从八十年代起，根据全军医学科研规划，由沈阳所牵头，组织全军部队营区和重要战略地区水源卫生调查，先后历时 10 年，千余名技术人员参加。营区调查率 90％以上，检测水源 6 601 个。战略要地调查了 19 个省(区)521 个县市和 60 个岛屿，约占国土面积的一半，检测水源 39 300 个。本次给水卫生调查，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在我军还是首次，为全面了解我军给水卫生现状、加强战场建设和制订改善我军给水卫生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后，根据调查结果，结合贯彻执行全军‘八五’除害灭病规划，成立由沈阳所牵头，有关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参加的全军改水技术指导组，在全军 70 多个单位进行了

改水试点，系统的验证了多种净水设备及其运行耗资，探讨了给水卫生科学管理的模式，制订了《部队饮水改善技术指南》及有关标准，所有这些，为推动全军部队改水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所针对部队实际，还研制了许多先进实用的给水设备，如沈阳所研制的过滤除铁装置、二氧化氮发生器，兰州所研制的反渗透苦咸水淡化器,南京所研制的 W-88 型给水净化设施，都列为全军改水重点推广项目，得到较好的推广应用，受到部队指战员的欢迎和赞扬。1982～1983 年，各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参加了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牵头的全军大规模营养调查和营养供给量标准的研究。 1983～1985 年，参加单兵负荷量标准全军协作研究。 1993～1994 年,参加战士体质评价标准的全军协作研究。从 1989 年开始,各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都建立了军区放射卫生防护监测中心，承担军区医院和部队的医用 X 线放射卫生防护监测任务。济南所研究提出对旧 X 线机实施系统防护改造的方案，为全军开展这一工作作出了示范。为加强部队卫生技术建设，该所还系统总结了部队卫生检验规范与管理问题，在全军采用推广。坑道是重要的国防工程，从五、六十年代起,各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对其微小气候、防潮、采光、污物处理及常见病防治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八十、九十年代，又取得重要成果。济南所研制成功用于检测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氮的 J-83 型气体检测盒，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操作容易、测定迅速特异等优点,1984 年在全军试装。该所研究的人在条件下密闭坑道臭氧空气消毒方法，具有高效速效和广谱消毒作用，人可以不离开现场。1988 年沈阳所研制的 J-Ⅲ型自吸过滤式防尘口罩，平均阻尘率达 90%以上,吸(呼)气阻力小。此后,又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高性能高压静电防尘设备，解决了坑道施工防尘的重要难题。北京所研制成功敏感性、准确性均在国内领先的 CO 报警监测保护仪,1992 年在全军扩试。

在其他研究方面，当代分子生物学和医药生物技术的发展，也给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提出了挑战和机遇。 1993 年底和 1994

年，总后卫生部分别批准南京所和沈阳所建设全军医药生物技术中试基地，现在已取得显著成绩。沈阳所发挥在高密度发酵、高效价表达方面的研究优势，在我国最早开发成功基因工程 α 干扰素、人白介素-2，进入商品化。南京所研制的克隆型 ABO 血型定型试剂和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注射液，不仅民用，也具有军事应用价值，都列为全军推广项目。1998 年，这两个项目都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年全军获同类奖别的共 6 项，该所独占 2 项。南京所生物技术中试基地建筑面积 11 000 平方米，其规模居全军五个中试基地之首。

作为军区特种医学救护的应急队伍和卫生防疫的技术骨干力量，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继续承担大量的技术保障任务。在西南边境作战期间，昆明、成都、济南、兰州等所都组成过医学防制队或防疫队，担负西南边境作战部队“三防”应急训练、装备补充检查和主要作战方向的卫生防疫任务。在历次抗震救灾、抗洪救灾中，各所也都派出人员或组队。此外，还多次参与处理核化医学事故，处理和扑灭部队肝炎、出血热、伤寒、二号病等重大疫情，并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

据统计，1978 年以来，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共取得获奖成果 800 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10 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06 项、部和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6 项（以上不包括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协作所获的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2 项，军队一、二等奖 16 项，部省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二等奖以上成果，大多数已得到较好的推广应用，其中在全军重点推广的实物装备性或技术性成果有 22 项，被上级机关或《防治方案》采用的 70 多项，转化为商品生产的 10 项。

“九五”期间，军事医学研究所除承担军区研究任务外，还承担全军指令性课题 9 项、指令性协作分题 15 项、重点课题 2 项、全军各类招标课题 15 项。由南京所牵头，有军事医学科学院、一、三、四军医大学和成都所参加的东南沿海地区重要传染病流行病学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综合防制对策研究,是全军‘九五’重点指令性课题之一。此外,各所还承担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省市攻关招标课题 16 项。据 2 000年 8月全军医学科技大会公布，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共获科技成果 73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含协作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7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60 项。

三、军事医学研究所的地位和作用

我军军事医学专业科研机构是我国军事医学研究的“国家队”，是我军军事医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和最高水平的代表，是国家医学研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际军事医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我军军事医学专业科研机构经过 50 年的建设发展和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已经成为军队医学科技事业的中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军事医学专业科研机构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坚持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科研方向,按照‘学科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水平是标志’的总体思路,改革体制,调整布局,瞄准前沿,开拓创新,建成一批以军事医学为龙头的重点学科，其中包括国家重点学科 5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21 个、博士后流动站 5个,先后培养博士后 134 名,博士研究生 443名,硕士研究生 1 289 名；建成全军重点实验室 11 个，并有全国惟一的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医学微生物检验中心和国家级 GLP 实验室；军事医学科学院生命科学大楼、野战外科研究所冲击伤实验室、军事兽医研究所 P3 生物安全实验室、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医药生物技术中试基地等，达到 90 年代国际先进水平；拥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9 人,博士生导师 105 人,并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后继科技人才，研究生学历人员占研究系列的 50％以上。可以说，我军军事医学专业科研机构走出了一条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的道路。

科技攻关硕果累累。我军军事医学专业科研机构所属的各研究所，共完成国家、军队重大科研任务 2 000 多项，获军队二等奖以上科技成果 633 项，其中国家奖 95 项（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6 项),获准国家专利 87 项,国家新药证书 58 个。“特种武器医学防护研究”获全国医药卫生领域惟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抗疟新药本芴醇的研究”获全国药学领域惟一的国家发明一等奖，还获得 3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军事医学科学院成为我国三大医学研究院之一。全军各军事医学研究所，每年向部队推广新成果、新技术、新药品 50 多项,举办各类学习班 100 多个，其中数十项装备性科技成果正式装备部队,初步形成以囊、箱、舱为主体,防护与救治相结合，通用与专用相结合的新一代野战卫生装备体系，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战斗力、保障力、生产力的转化。

服务部队成效显著。我军各军事医学研究所始终坚持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科研方向，广大科技人员想部队所想，急部队所需,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到基层,解决了一大批部队卫勤保障和战场卫生建设的实际问题，在抗美援朝、中印和西南边境作战、唐山地震、平息暴乱、抗洪救灾等重要军事行动和重大抢险救灾中，出色地完成了应急卫勤保障任务，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在军队建设新时期的地位作用更为重要：

1. 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是全军军事医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我们积极做好未来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工作。未来战争很可能是一场在核化生武器威胁下，大量使用高技术的常规战争。现代战争在高技术的强烈作用下所发生的高时效、大纵深、全方位、立体化的特征，将给卫勤保障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这就赋予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研究许多全新的研究任务。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我军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研究的最高科研机构，在学术技术上

具有‘领衔’作用,在研究方向上,更多的侧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跟踪国外军事医学的最新进展和发展动向，从深层次解决军事医学中的难题。而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主要是进行应用发展研究，面向战区，研究部队平战时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我国幅员广大,各战区的自然经济、医学地理特点不同,地方流行病、自然疫源性疾病千差万别，部队所面临的战场环境将包括高原、寒区、热区、海岛、沙漠等特殊环境地区。研究如何提高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实施有效的技术保障，是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紧迫要求。经过长期积累，各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特别是对本战区环境医学和自然疫源病研究方面，有一定优势；同时还形成一支既有科研能力，又能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的科技人才队伍，成为我军实施医学科技攻关的一支重要力量。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又是向部队推广我军军事医学科技成果、普及军事医学知识、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的重要桥梁和不可缺少的关键层次。以上作用都是其它机构无法替代的。

2. 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承担有战区综合卫勤技术保障任务，并是主要作战方向特种医学救护的应急机动力量　　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是综合性研究所，以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研究任务为主，同时兼有战区综合卫勤技术保障任务。在军事医学方面，是战区在核化生武器条件下实施卫勤技术保障和卫勤演练的重要咨询机构；在预防医学方面，既是战区的技术保障单位，又是卫生防疫工作中的一支突击力量，承担军区医院、部队的放射卫生防护监测任务，是军区放射卫生防护监测中心。通过历次整编，各军区的兽医研究所都并入军事医学研究所，故还承担有战区的兽医技术保障任务。有些军区早将药品检验所、修理所、血站纳入军事医学研究所编制，以利于实施平战时综合卫勤技术保障。

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是战区的特种医学救援的应急机动力量。各所都配有‘三防’技术装备,有的还配有‘三防’技术车辆,在平时承担核化生医学事故、重大疫情和核电站事故应急救援任务，

在战时组成特种救治队，加强主要作战方向，实施技术保障。建国后在我国发生的三次边境军事冲突，有关军事医学研究所都组队参战，在第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是我军预防医学队伍的一支主要力量　预防医学是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心理-社会”新的医学模式的发展,大卫生观的形成,疾病谱的变化,现代生物技术的进展和应用，使预防医学研究进入全新的领域。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对军事预防医学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诸如对环境医学、营养、食品和给水卫生的研究,医学心理学、人体工效学的研究，重点方向、重点地区、重点部队的卫生学与流行病学研究等等，都是维护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生存适应能力和军事劳动能力，保障战争胜利的十分重要的环节。我军在预防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但总体来说,无论从认识上、投入上、研究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军队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军从事预防医学的人员仅占全体卫生人员的 4%，也远远低于全国从事预防医学人员比例(7% 的水平。多年来，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一直把预防医学作为研究的重点，是我军预防医学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据 1980～1993 年统计，我军预防医学研究共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128 项，其中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不含撤消的四个所）获奖 67 项,合作研究获奖 11 项，两者合计 78 项,占 61%. 1978 年军区成立卫生防疫队，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与防疫队既有分工，又密切合作，同时从技术上重点支持，为提高部队卫生防疫水平共同作出努力。

四、军事医学研究所的任务

军事医学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是研究解决军队平战时，特别是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医学保障问题，为维护部队指战员身体健康，巩固和增强部队战斗力，保障我军平战时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军事医学科研成果，培养军事医学研究人才，促进军

队现代化建设。

军事医学研究所的任务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面向部队，平战结合　军事医学研究所是从事军事医学科学研究的专业机构，主要是研究解决部队平战时，特定战争条件下医学卫生保障问题，研究内容涉及平、战两个方面。

2．实验室研究与现场研究相结合　　军事医学研究所科研人员长期以来，坚持实验室研究和深入现场研究相结合的做法，经常深入部队训练、施工、生产、抢险救灾第一线的作业环境，开展现场调查研究、解决部队执行任务中的医学保障实际问题，巩固与增强部队战斗力。

3．军事医学研究与军事装备关系密切　　现代武器装备不断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装备，给军事医学研究带来很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各种有害致伤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制定卫生学标准，提供防护措施，保证装备的正常操纵和性能的充分发挥。

根据各研究所的不同性质及层次，其具体任务是：

1．军事医学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我军的最高医学专业科研机构，其所属研究所主要从事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医学防护学、军队卫生学、军队流行病学、军队卫生装备学、军事药学、野战输血、军事医学情报以及相应的关键基础理论和高新技术研究，解决我军在医学卫生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部队提供技术装备和医学保障措施的科研成果，不断提高和发展我军军事医学科学水平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训练和培养军事卫生干部、高级师资和研究人员。

2．野战外科研究所　　从事战创伤感染、创伤后机体代谢反应、战伤抗休克及战伤急救器材、四肢脊柱战伤、新武器伤、冲击伤、创伤后免疫的研究。

3．军事兽医研究所　从事人畜共患病、军用食品的兽医卫生监督与检验、军用动物及主要畜禽疾病防制、生物战剂侦检防治、比较医学及实验动物研究。

4. 海军医学研究所　从事舰艇医学防护、潜水医学和装具、舰艇卫生、海军卫生勤务和卫生装备、海军流行病、海军航空医学、舰艇营养给水、海军医学信息等研究。

5. 航空医学研究所　　从事航空医学各学科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飞行人员生命保障系统的研制和监定，空军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医学防护和救治研究。

6. 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　　主要结合本战区的自然、经济、医学地理特点,开展军队卫生学、流行病学、微生物学、昆虫、寄生虫和医学防护的研究，指导部队开展卫生防疫和医学防护工作，培训卫生防疫人员。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在我军建设新时期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根据战区部队平时任务和战区特点，积极开展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的科学研究，承担军区、全军及国家的科研任务。

(2)根据军队未来军事斗争卫勤准备的需要，研究未来战争的专业保障预案；编组特种救治队，承担战区平战时特种医学防护和应急救援及重大疫情处理任务。

(3)根据全军军事医学研究任务的要求，结合战区自然、经济、医学地理特点，在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领域有选择性地开展有关学科研究以及特殊地域卫生学、流行病学研究，发挥技术优势，办好具有特色的重点实验室、中心和基地。

(4)坚持以应用研究为主，研究解决与部队平战时有关的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向部队推广、普及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的新成果、新技术、新装备,努力做好成果转化工作,依靠科学技术实现保障有力。

(5)对部队实施专业技术指导，培养专业人才，接收医学院校学员实习和部队卫生防疫、防护人员进修，使研究所成为战区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的技术指导中心与人才培训基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